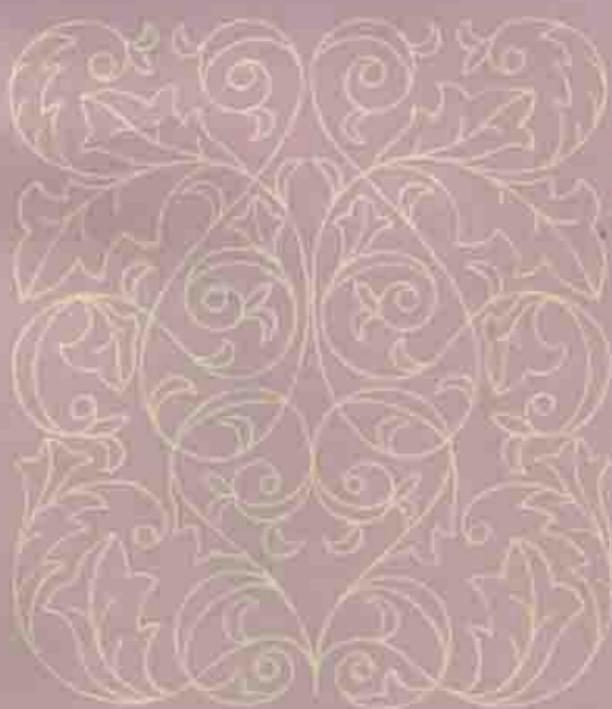


·复旦小丛书·

五卅运动



复旦大学出版社

五卅运动

傅道慧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五卅运动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皋印刷厂印刷

字数：155千字 开本：787×960 1/32 印张 9.625

1985年3月第一版 198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书号：11253·010 定价：1.18元

前　　言

一九二五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的全国规模的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

五卅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加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的时候，发生在欧洲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在这种时刻，在东方，中国人民高举反帝的大旗，敢于同骄横一世的帝国主义者搏斗，把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帝烽火的前线，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这是帝国主义者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觉醒的必然结果，是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深刻矛盾的大爆发。五卅运动是在五四运动和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罢工高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五四运动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又接受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具有它本身的特点。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提出明确的政治斗争目标，依靠工人阶级为主体，团结各

阶级，以新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进行的一场气势磅礴的群众反帝运动。激烈的反帝斗争必然引起国内各阶级的不同反映，使五卅运动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在它面前经受严峻的检验。

五卅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开展。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由上海席卷全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响彻着反帝的革命风雷。全国各大中城市和一些工矿地区，有七十多万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罢工。工人们走出工厂，把厂内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和全民族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实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罢工，并团结学生、革命的知识界和民族资产阶级，迅速结成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工人阶级成为反帝统一战线的主力军，多数工人坚持罢工两三个月，为声援“五卅”而发动的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罢工的规模和持久都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所没有的。不少地区实现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工商学各界的反帝集会示威更是遍及全国，有近六百个市县（包括省会、地区）和部分农村数十万的人群，走上街头，举行反帝示威。“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声，响遍城市和山庄。直接投入五卅反帝斗争的有一千七百多万人，间接参加的人数无法统计，反帝的声势和规模，空前未有。

五卅运动直接准备了反抗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的北伐战争。它丰富的革命经验教训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在运动中的表现，为中国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制定提供了理论的根据。

五卅运动显示出中国人民的新觉醒，也显示出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力量。它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动摇了他们在中国的统治。五卅运动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的斗志和信心。它敲响了民族解放的洪钟，“这钟声将洪洪朗朗地响遍全中国，响遍全世界，直至帝国主义寿终正寝之日。”（1925年6月11日《热血日报》）五卅反帝运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

五卅运动距今已五十八年了，旧中国那种魑魅横行、国破家亡的景象已一去不复返。但是，我们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途中，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在我们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时候，重温这段革命先辈们用鲜血谱写的五卅运动史，学习先辈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怕艰险、不畏牺牲的共产主义风格，并从历史发展过程中获得规律性知识，坚定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继承和发扬五卅运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优良传统，必将有助于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不断地激发革命意志，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1983年11月于上海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中国	
一 帝国主义勾结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1
二 高举反帝旗帜的中国人民	18
第二章 工人阶级揭开五卅反帝斗争的序幕	
一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中的工作	33
二 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二月大罢工	45
三 顾正红惨案——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60
第三章 空前的反帝怒潮	
一 五卅血案	78
二 热血沸腾的“三罢”斗争	89
三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三	

	罢”斗争的进一步扩大	108
四	反帝风暴席卷全国、震撼世界	121
 第四章 揭露帝国主义“调查”、“谈判”的骗局和坚持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		
一	揭穿帝国主义的“调查”阴谋	152
二	反对军阀政府和买办资产阶级出卖人民利益的斗争	163
三	帝国主义“谈判”骗局的破产	184
 第五章 五卅反帝统一战线的分化和工人阶级的顽强斗争		
一	帝国主义的利诱、威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	195
二	上海工人阶级在极困难条件下英勇坚持斗争	212
三	击败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猖狂进攻	228
 第六章 高涨的反帝运动遭到镇压，革命在艰苦斗争中继续发展		
一	省港罢工和各地经济绝交运动的高涨	240
二	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国内反动	

	派镇压和破坏五卅运动，人民 展开反帝反卖国的斗争	249
三	上海总罢工策略的改变，革命运 动继续深入发展	261
四	五卅运动的启示	283
	后记	296

第一章

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中国

一 帝国主义勾结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是处在英、美、日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铁蹄蹂躏下。帝国主义者对半殖民地中国的争夺和他们所培植的代理人——军阀的割据，把中国宰割得支离破碎。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和掠夺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当时中国人民既要忍受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战争而强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又遭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的残暴压迫和掠夺。中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趁大战期间攫取了种种特权，它穷凶极恶地要独占中国；美帝国主义靠战争大发横财，战后凭其雄厚的资本，正在野心勃勃地向中国扩张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侵华霸权。另一方面，原来在中国侵略势力最大的英帝国主

义，为把战后危机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也正在重振旗鼓，急起直追。总之，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都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宰割。都想把半殖民地的中国推向殖民地化的深渊。中国的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

这时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主要特点是：他们摆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危机，卷土重来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这个能大量容纳国际资本的市场，更加贪得无厌地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摧残中国的民族工业，加重对中国工农群众的直接剥削，造成中国人民的极度贫困和严重的民族工业危机；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他们的财政资本寻找出路，又在政治上勾结中国的各派军阀，发展他们各自在中国的势力。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中国的战争，表现为他们指使的军阀内战，使中国最后一点形式上的统一也遭破坏，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国内政治危机空前严重。

早在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正式规定以前，帝国主义者就已开始在中国投资设厂，但当时主要是为商品输出（如船舶修造厂）、原料榨取（如砖茶、缫丝厂）和文化侵略（如印刷厂）服务。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国家改变对华商品倾销为对华资本输出，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输出更加剧烈，企业投资成为外人在华投资的主要

方式，逐步形成对中国一些主要工业的垄断局面。一些大托拉斯、大财阀都在这时侵入中国，如日本的三井、三菱、江州等财阀和内外棉株式会社等企业都大量向中国投资；美国的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美古绅洋行、花旗烟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等也都积极来中国投资；英国的利华肥皂公司、邓禄普橡胶公司、英美烟公司也都尽力扩大对中国的投资。这些投资的中心地是上海。

战后帝国主义的对华投资以日本和美国为最积极。英国此时在实力上虽不如日、美，但它原来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最大，它的总投资量仍超过日本和美国。一九一四年英国对华投资为六亿七百五十万美元，占外人在华投资总额的37.7%。当时日本只占13.6%，美国只占3.1%^①。战后英国又很快恢复和超过了以上水平，它在金融、铁路、航运、公用事业等方面都处于优势。美帝国主义在战后组织三十六家美国银行从事对华投资，又公布“对华贸易法”，鼓励垄断企业来华投资。据一九二四年美国外交部的最低估计，美国对华工商企业的投资为九千五百三十五万美元（文化事业投资还未计算在内）。日本对华企业投资，据不完全的统计，有七亿日元，占日本对华全部投资

① 雷麦：《外人在华投资》，1959年修改版55页。

的73%。其中纺织业投资最多，达到两亿日元。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开设的纺织厂，从一九一三年的五家发展到一九二一年的三十家，增加了五倍。日人自称此时“为日本国内纺织公司进行在华设厂策略之新纪元”^①。这些纱厂利润很大，仅内外棉公司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〇年的平均利润率就达到38.4%。利润使帝国主义者更贪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为日本纱商来华设厂的最盛时期。这时日商在上海设立了东华、大康、丰田、公大、同兴、裕丰等六个公司；在青岛新设了富士、大康和隆兴三个纺织公司；并在已设的公司中增设五个纱厂和一个布厂^②。到一九二五年，日资纱锭数已占我国总纱锭数的45.3%^③，超过华资，占压倒优势。

帝国主义者的这些投资，在中国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一些主要部门——纱厂、烟厂、煤矿、铁矿、电力工业、轮船运输业中形成垄断势力。到一九二四年，纱厂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垄断，烟厂为国际托拉斯英美烟公司所垄断，煤矿有54.8%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铁矿全部为日本帝

①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578页。
971页。

②③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年版，162、187页。

国主义所控制^①，轮船运输业有 76.5% 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②。发电容量按一九二三年计算，有 71.4% 控制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③。与扩大投资相适应，作为外国财政资本在华统治中枢的银行，也迅速扩充和增加；帝国主义创办的银行在中国发行的纸币，大大超过了中国的银行纸币的发行总额，操纵了中国的金融。

帝国主义者对华投资在中国形成的垄断势力，霸占中国市场，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工业无法与之抗衡。雄厚的外资往往对中国民族工业以“贷款”、“合资”、“委托经营”等方式实行控制或吞并，其中以纺织业最为突出。当日本垄断资本在中国大建纺织厂的同时，和它鲜明对照的是大批华厂倒闭。当时华商纱厂中就有四个厂为日商所吞并，两个厂为美商所吞并，三个厂出租出卖，八个厂清算改组^④。如上海华丰纱厂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向东亚兴业会社借一百万日元，利息高达 11.5%，限期两年。但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华丰已无力偿付利息，不得不把工厂委托给日华纺绩会社经营，以后即为日华所吞并。

-
-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123、192页。
 - ② 《日本对华之经济侵略》，《银行周报》第九卷第二十九期，1925年8月4日。
 - ③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578、971页。
 - ④ 《纺织厂宣言》（1927年5月），《国闻周报》四卷十九期。

又如上海宝成第一、第二两厂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向东亚兴业会社借五百万日元，利息高达12%。到一九二五年二月因无力偿债，被东亚兴业会社拍卖，由日华纺绩会社买去，改名喜和第一、第二厂。又如郑州豫丰纱厂、天津宝成三厂一九二三年因无力偿还美商慎昌洋行债款，被慎昌洋行接管经营。大战时期发展起来的中国纺织、面粉等工业，这时都陷于无法维持的境地。一九二二年底，华商纱厂联合会曾企图以集体限制生产的办法来解除危机，仍未能摆脱困境。到一九二四年，纺织业的萧条达于顶点。因此，帝国主义者的投资越加紧，中国民族工业就越陷入危机，中国民族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也尖锐起来。这种民族工业危机使民族资本家有反帝的要求，同时也使他们更加依赖帝国主义。他们除电力、机器设备都靠帝国主义者供应以外，在资金周转上越来越靠帝国主义企业和外国银行的贷款。不向帝国主义借钱的民族工业，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在帝国主义者投资开办的工厂里，中国工人所遭受的剥削更加残酷。帝国主义者直接剥削中国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取得的超额利润是惊人的。这些企业的年利润率一般达到20—50%，高的达到80—150%以上。如英商怡和纱厂一九二〇年

的年利润率高达152.1%^①，即所赚利润为其资本总额的一倍半，而一些变相的和不入账的隐藏利润尚未计算在内。这些企业只要经营一年或者几年，就能把全部资金赚回，以后的资本增殖，完全依靠利润的转化。这些惊人利润，说明他们对中国工人剥削的残酷是世界上所少见的。帝国主义者以仅及本国工人10—20%的低微工资，尽可能地榨取中国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如英帝国主义者经营的上海电力公司，一九二三年的剩余价值率达到352.2%^②。一般工人都是早上六时入厂，晚上六时出厂，工作十二小时，有的长达十六小时。工人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休息更谈不到。中国工人关在厂房里不停地劳动，稍因疲倦疏忽，就要遭受外国老板、职员和封建工头的打骂，动辄罚金、开除。外国资本家甚至辱骂中国工人说：“在上海找一百条狗难，找一千个工人容易得很”。这种荒谬绝伦的辱骂，正是帝国主义者不把中国工人当人看待的铁证。工人们控诉他们的处境，就象“落在地狱里一般受苦！”^③

中外资本家为榨取更大的利润，不肯修理机器厂房和矿井，以致伤亡事故层出不穷，残废、烧

①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848—851、938—939页。

③ 阜熙：《纱厂做工记》，1924年6月12日、20日、27日《民国日报》副刊《平民之友》。

死、活埋的工人成千上万。如日本帝国主义者经营的抚顺煤矿一九一九年仅坑内发生的事故就有3845次，伤亡3921人^①。英帝国主义者经营的号称“设备完善”的开滦煤矿，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四日因沼气爆炸，死亡工人五、六百人，伤者无数^②。一九二四年三月就有工人伤亡的三大事故发生：三月十日，上海闸北祥经丝绸厂失火，烧死女工百多人；三月十六日，山东坊子煤矿中央炭井发水，淹死工人七十五人；三月二十五日，唐山煤矿坍顶，压死工人五十三人。死亡时刻威胁着中国工人。

帝国主义者在残酷剥削中国工人的同时，他们的魔爪又伸向中国农村，以同样狠毒的手段，压榨中国农民，掠取中国的廉价原料。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夏季到中国内地农村，利用棉农穷困时，直接贷款给农民，每亩两、三元至七、八元。农民收此定银，所产棉花无权自由脱售，须全部售与日本人。到收购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大肆削价强购，使不少棉农破产。又如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各地建立买办网，派买办到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农村，以所谓“高价收购”引诱农民种美国烟，第一年也给农

① 虞和宣：《矿业报告》第二册，《抚顺煤矿报告》214、215页。

② 《劳动界》十一期，1920年10月23日。